

汉·文·化·丛·书·续·辑

李志慧 李巍◎评注

汉代长安赋选

政协西安市未央区委员会
西安汉长安城文化遗产研究会



作为一代文学之正宗，汉代辞赋与汉都长安的关系，是互动的，相辅相成的。因而，在汉都长安阅读汉赋，借助汉赋以了解汉都长安，从而在新的历史时期重树民族正气，再振秦汉雄风，具有重要的现实价值和历史意义。

陕西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汉代长安赋选 /李志慧, 李巍评注. —西安: 陕西人民出版社, 2011

(汉文化丛书续辑)

ISBN 978 - 7 - 224 - 09875 - 4

I. ①汉… II. ①李… ②李… III. ①汉赋—文学研究 IV. ①I207. 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185533 号

汉代长安赋选

评 注 李志慧 李 巍

出版发行 陕西出版集团 陕西人民出版社

(西安北大街 147 号 邮编: 710003)

印 刷 西安市建明工贸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787mm × 1092mm 16 开 13. 5 印张 2 插页

字 数 230 千字

版 次 2011 年 10 月第 1 版 2011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224 - 09875 - 4

定 价 48. 00 元

序 言

在新的历史时期，传承历史文化，弘扬民族精神，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受到有关方面和广大人民群众的高度重视。在西安未央这片神奇的土地上，先后有 11 个王朝建都，留下了西汉长安城遗址等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西安市未央区政协和西安汉长安城文化遗产研究会以保护历史文化遗产、弘扬汉文化、助推经济社会发展为己任，长期致力于挖掘历史文化，曾编纂出版了《汉文化丛书》。为了更好地促进汉长安城遗址的保护和利用，配合汉长安城国家遗址公园建设，又策划编纂了这套《汉文化丛书续辑》，这真是一件很有意义的工作。

以西安为中心的八百里秦川，在中国古代曾作为周、秦、汉、隋、唐等十三朝国都所在地。公元前 11 世纪，周人即在秦岭脚下的沔河两岸，建立起丰京和镐京。公元前 3 世纪，秦人和汉人先后在渭河两岸建立都城咸阳和长安。公元六七世纪，隋唐王朝又相继定都于长安。正是在这里，中国的农耕经济高度繁荣，封建社会走向极盛，创造了辉煌的民族历史。其中汉代长安，更发挥了承前启后的历史作用。

崛起于渭河南岸的汉都长安城，经过汉初近百年建设，以其蜿蜒如斗状的高大城墙，雄伟壮丽的宫阙楼阁，四通八达的交通要道，商贸繁荣的东西两市，星罗棋布的陂池苑囿，成为当时规模最为宏大的世界都市。在这座历史舞台上，汉代的政治家们在秦末的废墟之上励精图治，休养生息，创造了“文景之治”和“汉武盛世”；张骞等外交家们开辟了“丝绸之路”，促进了东西经济文化交流；卫青、霍去病、李广等军事家们出师北征、昭君等出塞和番，促进和维护了汉匈两大民族的稳定团结；司马相如、扬雄等文学家，写出了煌煌大赋，张扬了民族精神，从而大振国力和民魂，创造了一出威武雄壮的历史活剧，激扬起令后人不断惊叹回首的大汉雄风。

至今，我国的主要民族被称为汉族，主要民族语言被称为汉语，其文字被称为

汉字，都彰显着汉王朝对中华民族历史的巨大影响和贡献。尽管汉都长安已经成为一个历史的名词，但在方圆近百里的汉城墙遗址上，一段段断壁残垣，一处处宫殿台阶，一块块柱础瓦当，都使人产生“长乐未央”、“万岁千秋”的历史遐想，由衷发出“大哉汉风”的喝彩！尤其值得骄傲的是，生活于这块土地上的西安市未央区人民，世代守护着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近年来又积极建设汉长安城国家遗址公园，弘扬民族精神，再振华夏雄风，努力创造出超越前人的新的时代辉煌。

《汉文化丛书》以西汉历史发展为线索，纵向阐释了从刘邦立汉到王莽新政二百余年的历史，其间穿插着未央宫里的人和事、五陵原上汉家陵阙的兴与衰，出版后受到普遍的欢迎。这套《汉文化丛书续辑》既植根于《史记》、《汉书》等正史，又吸取考古发掘资料，文史兼融，纵横交错，从长安的建城史，西汉的文化史，到汉赋对长安的铺叙，汉都中活跃的秦人等，对汉都长安做了全方位多层面的介绍。整套丛书立论精当而鲜明，史料准确而翔实，结构细致而明晰，文笔严谨而生动。我相信，丛书的出版，对于弘扬我国优秀传统文化、倡导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推动和谐社会发展，以及促进西安国际化大都市建设，都会产生积极的影响。

我曾长期执教于西安，与古都的文史教育与研究工作者多有交往，对这片孕育了华夏文明的十三朝古都，有着深厚的感情。这套丛书的作者，或曾学习、执教于西北大学文、史两系，终生从事中国古代历史、考古、文学的教学与研究，或曾在西安从事新闻工作。他们凭着深厚的文史修养、科学的研究方法、扎实的文字功底，使丛书既具有严谨的学理性、丰富的知识性，又具有新鲜的可读性。我谨对丛书的出版表示祝贺，对诸位编纂者朋友以及未央区政协的同仁们表示敬意！

“文章千古事，大汉多雄风。”汉都长安这块土地上蕴涵的宝藏，必将会引起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的关注；对它的考古发掘和文史研究，必将会扩展到新的深度和广度，产生出更多更新更美的文史作品！

我期待着，守护在这块土地上的未央人，继往开来，再造辉煌！

东方既白，掩卷静思，由感而发，写了以上文字，不知当否？是为序。

陈宗兴

2011年6月17日于北京

目 录

导语	(1)
上林赋	司马相如 (23)
长门赋	司马相如 (44)
哀二世赋	司马相如 (50)
士不遇赋	董仲舒 (53)
李夫人赋	刘 彻 (58)
答客难	东方朔 (63)
悲士不遇赋	司马迁 (71)
甘泉赋	扬 雄 (75)
羽猎赋	扬 雄 (89)
长杨赋 (并序)	扬 雄 (103)
解嘲	扬 雄 (112)
自悼赋	班婕妤 (123)
捣素赋	班婕妤 (127)
西都赋	班 固 (132)
终南山赋	班 固 (156)
西京赋	张 衡 (159)
温泉赋	张 衡 (198)
槐树赋	王 粲 (200)
参考文献	(202)
后 记	(204)

导 语

王国维在《宋元戏曲史·序》中说到“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其所推许的汉代之文学，即为汉赋，且称其为“后世莫能继焉者也”。

作为一代文学之正宗，汉代辞赋与汉都长安的关系，是互动的、相辅相成的。因而，在汉都长安阅读汉赋，借助汉赋以了解汉都长安，从而在新的历史时期重树民族正气，再振秦汉雄风，具有重要的现实价值和历史意义。

一

汉都长安孕育出汉赋。

作为一种文学样式，汉赋介于诗歌和散文之间。其于诗歌，不仅是吸取其优美的辞藻，华美的文采，而且充盈着澎湃的激情，磅礴的气势；其于散文，不仅是借鉴其条分缕析的篇章结构，而且采用铺叙的手法，全面展现对象，借助精炼的议论，以表达作者的讽喻之情。它尽管扬弃了诗之歌即音乐性，却更便于讽诵；它尽管扬弃了文之散，却具有更为固定的形式，便于全方位多层次地展现对象。故刘勰称许：“赋者，铺也，铺采摘文，体物写志也。”^①

如同所有文学样式的出现和繁荣一样，汉赋的兴盛，其原因也表现在内、外两个方面。所谓内，即文学发展的自身的艺术规律；外，即促使文学发展的社会环境和文化背景。对其内部原因，前贤所论极多，古今学界已有共识。如刘勰即谓“赋也者，受命于诗人，而拓宇于楚辞也。”^②班固也承认“赋者，古诗之流也”。^③章学诚则补充说“古之赋家者流，原本诗骚，出入战国诸子。”^④从文体上来说，汉赋

①② 刘勰 《文心雕龙·诠赋》。

③ 班固 《两都赋·序》。

④ 章学诚 《校雠通义》。

从先秦时代的《诗经》和《楚辞》发展演变而来，即导源于《诗经》六义之一的“赋”，来源于《楚辞》尤其是屈作《招魂》、《离骚》等的铺张扬厉；同时，又吸取了诸子散文、历史散文的对话体纵横捭阖的气势。章学诚并具体言之曰：“假设问对，庄、列寓言之遗也；恢廓气势，苏、张纵横之体也；排比谐隐，韩非《储说》之属也；征材聚事，《吕览》类辑之义也”。^①此后，荀况的《赋篇》为其“爱赐名号”，即正式称其为赋；宋玉的《风赋》、《高唐赋》、《神女赋》使其“与诗划境”，主要用以状物，遂至汉代即蔚成大国。但对其外部原因，除了涉及“登高而赋，可以为大夫”的社会风气外，前贤则语焉而不详。

实际上，赋体“铺采摘文，体物言志”的艺术特质，要求社会现实为其提供丰富的“体物”对象，同时又要求其创作主体即赋家，必须具备宏阔的宇宙意识和时空观念。这一点，在司马相如的创作中，就集中体现出来。据《西京杂记》卷二记载：

司马相如为《上林》、《子虚》赋，意思萧散，不复与外事相关。控引天地，错综古今；忽然如睡，焕然而兴，几百日而后成。其友人盛览，字长通，牂牁名士，尝问以作赋。相如曰：“合纂组以成文，列锦绣而为质。一经一纬，一宫一商，此赋之迹也。赋家之心，苞括宇宙，总览人物，斯乃得之于内，不可得而传。”览乃作《合组歌》、《列锦绣》而退，终身不复敢言作赋之心矣。

这里所谓的“赋家之心”，即创作主体的创作心态，必须“苞括宇宙，总览人物”。观察和表现对象时，不是关注心目中的“这一个”，而是“苞括”和“总览”，即现实中的“那些个”。其次，“赋之迹”，即作为创作客体的汉赋尤其是散体大赋的题材，不是从自然景物和社会生活的某一点切入，以引发其思想感情的抒发，而必须是“合纂组以成文，列锦绣而为质。一经一纬，一宫一商”，即从空间和时间上全方位、多层面地展现对象。

汉赋所“列锦绣”何来？只能来自于当时的社会现实。赋家的宇宙意识和时空观念何来？也只能来自于其所处的社会环境和文化背景。

是汉都长安，为汉赋的繁荣和发展，提供了物质的和精神的条件。

首先，汉代所创造的经济的繁荣和国力的强大，在汉都长安充分地展现出来。

^① 章学诚《校雠通义》。

《汉书·食货志》谓“至武帝之初七十年间，国家亡事，非遇水旱，则民人给家足。都鄙廩庾尽满，而府库欲财。京师之钱累百钅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腐败不可食。”文景之治所创造的巨大的物质财富，聚集在作为西汉“京师”之“都”。从汉初至武帝时期，经过整整一个世纪的兴建，壮丽的汉长安城开始雄踞于渭河南岸。同时，汉武帝正是凭借这种经济实力对内经营，对外开拓，遂造成了中国封建社会历史上少有的军事文化的极盛期。

其次，汉代形成了开放的民族心态和昂扬的时代精神。卫青、霍去病六次北征匈奴，彻底解除了游牧民族对中原地区农耕生产的侵扰和破坏。张骞两次通西域，开辟了丝绸之路，打通了东西经济文化交流的主要渠道。开放的民族心态，激发起昂扬的时代精神。1924年暑期，鲁迅先生在西安讲学期间，参观了长安城郭汉唐陵墓，在《坟·看镜有感》中深有感触地写道：

遥想汉人多少阔放，新来的动植物，即毫不拘束，来充装饰的花纹。唐人也不算弱。例如汉人墓前石兽，多是羊、虎、天禄、辟邪。而长安的昭陵上，却刻着带箭的骏马，还有一匹鸵鸟，则办法直前无古人。……汉唐虽也有边患，但魄力究竟雄大，人民具有不至于为异族奴隶的自信心，或者竟毫未想到，绝不介怀。

这种毫未想到、绝不介怀的心态，是一种最健康的民族心态。

其三，培育了汉人空前的宇宙意识和时空观念，表现在当时思想文化的各个领域。司马相如所叙述的“赋家之心”，表现的就是这种特点。汉代的史学，展现的也是这种特点。先秦的历史著作如《春秋》、《左传》、《国语》、《战国策》，都是断代史，记载的都是一个历史时期，而司马迁写《史记》，就是为了“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①从时间上说，从三皇五帝开辟草莱，直至汉武帝的鼎盛时期；从空间上来说，举凡三千年间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以及天文地理、星宿河渠、世情民俗等，无所不包。就是物质文化载体，如汉人将天上的牛郎织女刻成雕像，竖立在昆明池畔，将东海的三神山，耸立在太液池中，所铸金铜仙人，手托巨大的承露盘，承接天上的露水，表现的是同一种文化意识和思想观念。

这三方面的因素，不仅为汉赋提供了丰富的题材，开拓了它的表现领域，而且

^① 《史记·太史公自序》。

孕育出汉赋大美的艺术境界。先秦时期，儒、道两家尽管分别强调人工美和自然美，却都强调“大美”的境界。孟子所谓“充实之谓美，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大而化之之谓圣”，^① 是强调思想道德精神境界之大。庄子所谓“天下有大美而不言”（《庄子·知北游》）是主体等同于无限的结果，追求的是气势和力量之美。由于主客观方面的诸多原因，孟子和庄子崇尚的这种大美，在先秦时起的文学艺术中尚未出现。即使壮丽如屈原之作，也只是将其托之于神话想象。只有汉赋尤其是散体大赋，将儒、道两家的美学主张，体现在创作实践中。李泽厚先生称颂汉赋作者“如此之心胸开阔，气派雄沉”，称颂汉赋“在描述领域、范围、对象的广度上，却确乎为后代文艺所未达到”，^② 指出的正是这种特点。

这就是说，只有汉都长安，才能孕育出“铺采摘文，体物写志”的汉赋，尤其是散体大赋。

当然，唐都长安的建设成就和国际地位，并不逊色于汉都长安。但“汉代艺术呈现出来的更多是整体性的民族精神”，“如果说，唐代艺术更多表现了中外艺术的交融，从而颇有‘胡气’的话；那末，汉代艺术却更突出地呈现着中华本土的音调传统”。^③

汉赋中所表现出来的这种“整体性的民族精神”，尤其是“中华本土的音调传统”，确实是后世莫能继焉者也。

二

汉赋全面展现了汉都长安。

关于汉都长安的文字记载，最早散见于《史记》、《汉书》的有关人物传记中。而专题记载，当以汉时人辛氏《三秦记》为最早。此后诸家撰述，接踵而起，《三辅黄图》、《两京新记》、《长安志杂录》等，皆其著者。然此类著作，尤其是后人著述，仅作简洁叙述。由于古今地名屡经改易，往往未能确指。再加上辗转抄录，鲁鱼亥豕的讹误，在所难免。而汉赋尤其是以汉都长安为题材的赋作，本身就是司马相如、扬雄等西汉人赋眼见之物，班固、张衡等赋家虽属东汉人，然东汉时的长安“瑰丽却仍不减当年，甚至犹能和洛阳比肩齐声”。^④ 故汉代长安赋，可说是对汉都

① 《孟子·尽心下》。

②③ 李泽厚 《美的历程·楚汉浪漫主义》，文物出版社1981年版，第80、84页。

④ 史念海 《长安史迹丛刊·总序》，三秦出版社2006年版。

长安最直接、最可靠、最全面的第一手记载。

汉代长安赋所“体”之物，所润色的汉帝国之“鸿业”，最主要的就是在对汉都长安的山川景象、城市建筑、宫殿建筑和社会生活的全面展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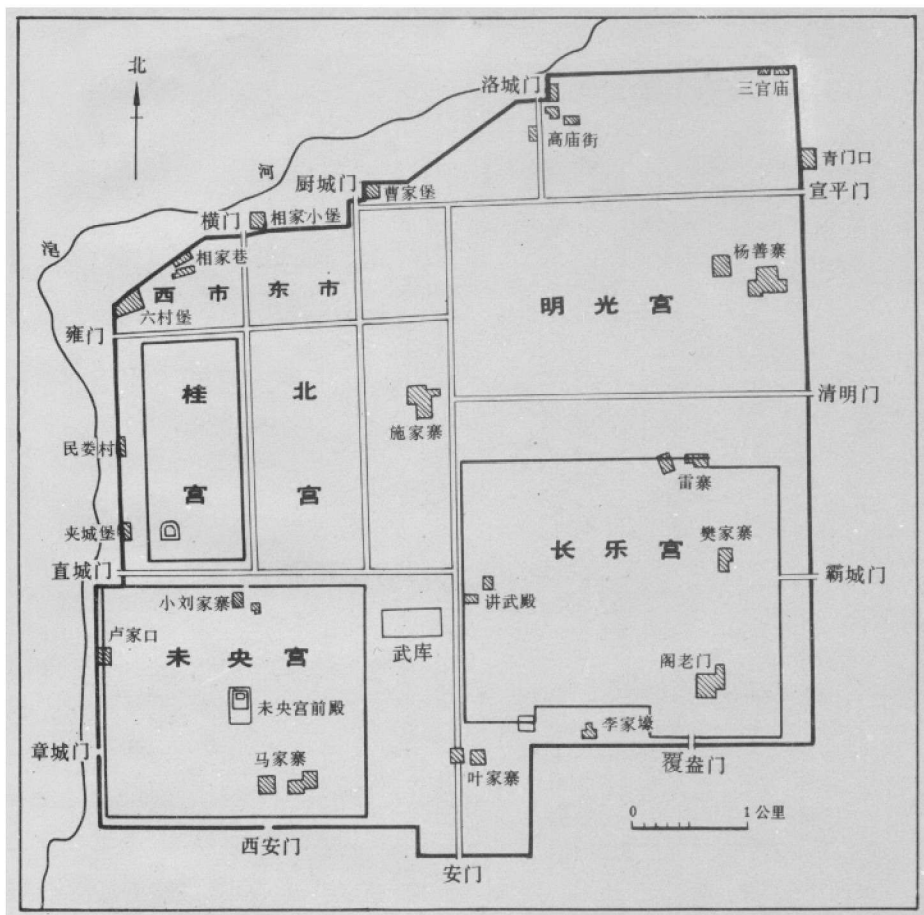


图1 汉长安城平面图

(一) 壮丽的山川景象

西汉初年，究竟是建都洛阳还是长安，曾经有过激烈的争论。刘邦集团出身于江苏沛县，距洛阳较近。无论是出于乡土情深，还是“衣锦还乡”的传统观念使然，文武大臣都力主建都洛阳。且东周迁居洛阳，国祚延续五百余年，而秦都咸阳二世而亡，殷鉴不远。但刘邦听从蒯敬和张良的建议，毅然定都长安，就是因为长安北临渭水，南依终南，东西是八百里秦川，山川险阻壮丽。对此，班固的《西都赋》和张衡的《西京赋》作了全景式的展现。班赋历数长安“左据函谷二嶂之阻，表以

终南太华之山；右界褒斜陇首之险，带以洪河泾渭之川”，从地理方位上，铺叙了长安险阻的山川，膏腴的良田，称之为“九州之上腴”，“天地之隩区”。张赋则融入神话传说“缀以二华，巨灵赩赩，高掌远蹠，以流河曲，厥迹犹存”。据薛综《文选》注引古神话传说，太华、少华本为一山，黄河流经此地，为其所阻。河神巨灵用手将其上部擘开为两半，用脚踹裂其下，中分为二，河水遂从中流过。据说河神之掌印足迹，至今犹存。“右有陇坻之隘，隔阂华戎，岐梁汧雍，陈宝鸣鸡在焉”。据《史记·封禅书》记载，秦文公在陈仓北坂获取若石，祠之，其神光辉若流星，从东方来集于祠城。其形颇类雄鸡，其声殷殷，引起群鸡夜鸣。这些神话传说，渲染烘托了长安山川气象的神奇。此外，李尤《函谷关赋》的“惟夸关之宏丽兮，羌莫盛于函谷”，扬雄《河东赋》写华山的“参天地而独立兮，廓荡荡其亡双”，班固《终南山赋》的“伊彼终南，岵嶴嶙峋”等，则对长安四野的山川形势，作了专题式的铺叙。长安郊外河流密集，司马相如的《上林赋》描绘了“八水绕长安”的形胜“终始灞、浐，出入泾、渭，酆（沔）、镐（滹）、潦（滂）、潏，纡余委蛇，经营乎其内；荡荡乎八川分流，相背而异态。”赋中对八水的流向、流势、流声，都作了有声有色的铺叙。

长安郊外川原秀丽，河流纵横，散布着美丽的苑囿陂池。《西都赋》对汉长安城“观其四郊，浮游近县，则南望杜霸，北眺五陵”，从其阳（南）、其阴（北）、东郊、西郊等，远距离全景式地描绘了其郊野风光。也有对某一处景观的特写，如《上林赋》即是对上林苑的专题铺叙，《西京赋》也写到“上林禁苑，跨谷弥阜。东至鼎湖，邪界细柳。掩长杨而连五柞，绕黄山而款牛首。缭垣绵联，四百余里”，尽管只写上林苑，也是从大背景上作了勾勒。《西京赋》也写到昆明池“周以金堤，树以柳杞。豫章珍馆，揭焉中峙。牵牛立其左，织女处其右”。《西都赋》更有夸张的描绘“集乎豫章之宇，临乎昆明之池，左牵牛而右织女，似云汉之无涯”。牵牛织女的石刻雕像，直至今日，依然置放在当地。司马相如的《哀二世赋》则写到曲江和宜春苑“树之蓊蓊”，“竹林之榛榛”。张衡的《温泉赋》写骊山温泉“控汤谷于瀛洲，濯日月乎中营”。

在长安美丽的郊野苑囿中，流动着一脉脉清泉，从而给壮丽的山川形势，平添了温馨的灵异之气。

（二）雄伟的都城建筑

汉长安城位于关中平原中部渭河之南，北临渭水，东南依龙首山，约在今西安城西北10公里处。其营建经历了三个时期。一期工程是汉高祖五年至九年（前

202—前 198)，由萧何主持，在秦兴乐宫基础上修建了长乐宫，并营建了未央宫、武库和太仓等。二期工程是汉惠帝元年至五年（前 194—前 190），由少府阳成延具体设计和安排，分段修筑了汉长安城城墙。三期工程是汉武帝时期，又修建了建章宫、桂宫、明光宫，增修了北宫，并广开上林苑，开凿了昆明池。汉长安城走向基本作正南北向。据《三辅黄图》卷一记载，汉长安城墙“高三丈五尺（合今 8.23 米），下阔一丈五尺（合今 3.53 米），上阔九尺（合今 2.12 米），雉高三板，周回六十五里。城南为南斗形，城北为北斗形，至今人呼汉京城为斗城是也。”根据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1956 年至 1961 年的勘察发掘，城墙板筑夯土，上窄下宽，墙基宽 16 米，高 10 米以上。周长 25100 米，合今 25.1 公里，相当于汉时 60 里强。总面积约为 35 平方公里。城池平面略呈方形，东城墙平直，西、南、北三面城墙多曲折，尤其南墙和西北角处更为突出，形似天上的南斗星和北斗星形，故后代称之为“斗城”。据《汉书·地理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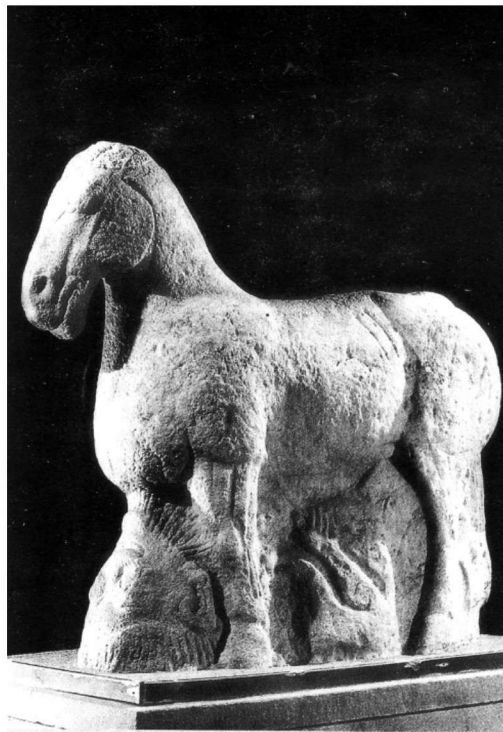


图2 “马踏匈奴”石刻

记载，长安城中征收租税户八万八百，人口二十四万六千二百，实际居住人口当在 50 万左右。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规模最大的城市，也是当时中外经济文化交流的国际大都会，为通往中亚、西亚各地著名的“丝绸之路”的起点。

汉赋全面地展现了汉都长安的城市建筑。

1. “建金城而万雉”

《西都赋》写长安的地理位置道“于是睎秦岭，瞰北阜。挟产灞，据龙首。”位于西周古都酆、镐二京的东北，秦都咸阳之南微偏东，龙首山的北坡。向西、向北展开，直抵渭河南岸，隔渭河与咸阳城北地势高敞的二道原上的秦咸阳宫遥遥相望。再写其城池规模“建金城而万雉，呀周池而成渊。披三条之广路，立十二之通门。”其城雉堞上万，固若“金城”云者，既喻其坚固，也指城墙的颜色。《太平御览》卷一九二及《长安志》卷五引《三秦记》曰“长安城中地土皆黑壤，今城赤

何也？且坚如石如金。父老所传曰，凿龙首山中土以为城，及诸台阁亦然。”取自龙首山的筑墙用土坚似金石，其色赤黄，远望确实像一座雄踞在渭河岸边的“金城”。“呀周池而成渊”，是说城墙周围的护城河为注水成渊，河广三丈，合今7.05米，深二丈，合今4.7米，河上建有宽六丈（合今14.1米）的石桥。三达的大道既平且宽，城墙四面各开有三座城门。四面十二座城门，东面由北而南是宣平门、清明门和霸城门；南面由东而西是覆盎门、安门和西安门；西面由南而北是章城门、直城门和雍门；北面由西而东是横门、厨城门和洛城门。每座城门上均建有楼观，下开三个门洞，每个门洞各宽8米，除去两侧立柱，宽为6米，可同时并行四辆车。每个门洞各通一条大道。中间驰道专供皇帝行走，一般人从两边门洞入左出右。



图3 汉长安城南垣

《西京赋》也写道“徒观其城郭之制，则旁开三门，参涂夷庭，方轨十二。”也说明当时城墙每一面都开着三座大门，三条大道平坦端直，四面十二条大道都可并驾齐驱，汉赵岐《三辅决录》亦称其“皆通达九逵，以相经纬，衢路平正”，“三塗洞开，隐以金椎，周以林木，左右出入为往来之径，行者升降有上下之别”。

2. “内则街衢洞达”

《西都赋》称颂汉长安城“内则街衢洞达”。《西京赋》则具体叙述了城中“街衢相经”的情景“廛里端直，甍宇齐平。程巧致功，期不阨陟”。据历年对汉长安

城的考古发掘，城内的大体布局是中部和南部都是宫殿、官署和府邸区，约占全城面积的三分之二以上。北部尤其是东北一隅是居民区。

汉都长安城内的三大区以驰道与八街九陌相连。本来十二门应该有十二条大街，但未央宫和长乐宫各占据着城内的西南隅和东南隅。而未央宫的南宫墙距南城墙仅50米，西宫门距西城墙仅30米。因此，由霸城门、覆盎门、西安门和章城门通向城内的街道为两宫所阻，形成四条短街，长街恰好是八街，即华阳街、香室街、章台街、夕阳街、尚冠街、太常街、橐街和前街。“九陌”则是除了上述八座城门连通的八条城外大道，汉武帝建元三年（前138），在章城门外修筑的与门内短街相接，跨渭水以趋茂陵的便门桥大道。

“长安九陌上，青槐荫道植。”^① 长安的大道两旁遍植青槐和榆树、松树、柏树和杨树等行道树。这些树种主干挺拔，绿叶荫浓。正如王粲《槐树赋》所描绘的：“丰茂叶之幽蔼，履中夏而敷荣。既立本于殿省，植根柢其弘深。鸟取栖而投翼，人望庇而披衿。”

3. “北阙甲第”与“闾阎且千”

《西都赋》云“左右庭中，朝堂百寮之位。萧曹魏邴，谋谟乎其上。佐命则垂统，辅翼则成化。流大汉之恺悌，荡亡秦之毒螫。”长安城中居住着萧何、曹参和魏相、邴吉等文臣武将。据《西京赋》言“北阙甲第，当道直启”。这些头等宅第，大都处于城北，面临大街直开其门。《西都赋》说长安城中“闾阎且千”。闾为里门，阎为里中之门。城市居民的聚居点以里为单位，汉都长安共有160个闾里。里外筑有围墙，里门设有门监。居民均不得当街开门户。

（三）辉煌的宫殿建筑

宫殿是都城建筑的核心。汉都长安城的宫殿，几乎占据了全城的二分之一。其规模之宏大，建筑物之繁盛，都是空前的。《西都赋》描绘其整体规模和建筑风格是“体象乎天地，经纬乎阴阳。据神灵之正位，仿太紫之圆方。树中天之华阙，丰冠山之朱堂。因瑰材而究奇，抗应龙之虹梁。”整个宫殿建筑的体制取象于天地，结构取法于阴阳。居于区域之正位，仿紫微星座而为圆，仿太微星座而为方。华美的双阙矗立于半天之上，红色的宫殿屹立在龙首山冈。可见其气势之庄严雄伟！

1. “正紫宫于未央”

未央宫是整个宫廷建筑的重心。它位于城西南隅，高踞于龙首山上。班固称其

^① 何逊《拟轻薄篇》。

为“紫宫”，是“仿太紫之圆方”。《西京赋》则就这一点具体描述道“正紫宫于未央，表峤阙于阊阖，疏龙首以抗殿，状巍峨以岌岌。”平整龙首山，营构起宫殿。未央宫之玄武、苍龙二阙立于宫门阊阖，其状巍峨，高峻接天。所谓“丰冠山之朱堂”，“疏龙首以抗殿”，指的都是未央宫前殿。前殿位于未央宫正中坐北朝南，是一组极其富丽堂皇的高台建筑。汉初，刘邦曾在前殿上大宴群臣，并向其父夸说自己所创建的“家业”的宏大。《西都赋》称其“络以纶连，随侯明珠，错落其间”，《西京赋》称其“翡翠火齐，络以美玉。流悬黎之夜光，缀随珠以为烛”，说的都是其内部壁面装饰的奢丽。

未央宫前殿之北有天禄、石渠二阁。《西都赋》说道“天禄石渠，典籍之府。命夫諄敏故老，名儒师傅，讲论乎六艺，稽合乎同异。”天禄阁是一高台殿阁建筑，著名学者刘向、扬雄都曾在阁上校勘过古籍。其遗址在未央宫前殿正北约2公里处。台上有一小祠，当地人称“刘向祠”。石渠阁位于未央宫西北部，东距天禄阁520米。因其阁下巉石为渠以导水，故名。汉初，萧何曾将取自秦宫的律令和图书典籍收藏于此。刘向等著名学者也都在此查阅过资料和论经讲学。其遗址处现尚存一高约8米的夯土台基，并出土过“石渠千秋”瓦当。

《西京赋》云“柏梁既灾，越巫陈方。”柏梁台位于未央宫西郊，章城门与直城门之间。建于武帝元鼎二年（前115），以香柏为之，建成以后浓郁的香气飘散到十余里之外。西汉宫室之修，由此日丽。武帝曾在台上举行酒宴，诏群臣和诗，每人一句，各述其职，句作七言，句末皆协声韵。文学史上称做“柏梁体”。太初元年（前104）因雷电击中而起火灾，越人勇之建议再建大屋以胜服之，于是再建起建章宫。其遗址在未央宫前殿西北，西傍汉城西城墙。今日西安西北郊卢家村东一高约7米的夯土堆，当地人称即柏梁台遗迹。

《西都赋》云“又有承明金马，著作之庭。大雅宏达，于兹为群。元元本本，殚见洽闻。启发篇章，校理秘文。”未央宫中的承明殿和金马门，在天禄、石渠二阁之东，是群臣的著作之庭，也是皇帝召见群臣的问事之处，东方朔、主父偃等都曾“待诏金马门”。

《西京赋》云“武库禁兵，设在兰锜。”武库紧靠未央宫东墙北头。萧何监造，以藏兵器，所藏兵器平时不能轻易动用。武帝时连年征战，才从武库调拨武器以接济。王莽末年武库被焚毁，从此废弃不用。

2. “焕若列宿，紫宫是环”

汉都长安城环绕在未央宫周围的，是桂宫、明光宫、长乐宫等像群星一样璀璨

的宫殿群。《西都赋》即描绘了这种“焕若列宿，紫宫是环”的建筑布局。“自未央而连桂宫，北弥明光而亘长乐”，“张千门而立万户。顺阴阳以开阖。尔乃正殿崔嵬，层构厥高，临乎未央”。

长乐宫是汉初由萧何主持在秦兴乐宫的基础上营建而成。它位于汉都长安东南郊，宫城周回 20 里。“于是钩陈之外，阁道穹窿。属长乐与明光，径北通乎桂宫”。^①正是钩陈宫外的如虹复道，将长乐宫与明光宫连属起来，并直通北面的桂宫。

明光宫与桂宫同建于武帝太初四年（前 101）秋，位于长安城中西面，未央宫、长乐宫之北，南邻直城门大街，东以横门大街与北宫相隔，西近长安西城墙，北界雍门大街。两宫之间以飞阁复道相连。

建章宫建于武帝太初元年（前 104）柏梁台火灾之后，因越巫建议“必以大”以“用厌火祥”，因而不仅“营宇之制，事兼未央”，^②规模两倍于未央，而且“正殿崔嵬，层构厥高，临乎未央”，^③高度也势压未央。未央宫本来就高踞于龙首山上，宫殿皆出长安城阙之上，建章宫又高压未央，可以想见其宫殿建筑是多么巍峨壮丽！故司马相如赞其“正殿嵬以造天兮，郁并起而穹崇”，^④张衡赞其“圆阙竦以造天，若双碣之相望”。^⑤《西都赋》发挥超拔的想象，采用俯视的角度，突现其“轶云雨于太半，虹霓回带于棼楣”，“排飞闼而上出，若游目于天表，似无依而洋洋”，其高超越了半空中的云雨，栋梁上萦绕着虹霓。推开楼门眺望，若放眼于云天之外，失去依托而空虚渺茫。《西京赋》则将其想象具体化为“瞰宛虹之长髻，察云师之所凭。上飞闼而仰眺，正睹瑶光与玉绳。将乍往而未半，怵悼栗而忪兢。非都卢之轻趯，孰能超而究升？”登上高楼，鸟瞰屈曲长虹，宛如长鱼之髻；仰望上天，恰好看清银河中的瑶光与玉绳星。这种超拔奇伟的想象，充分烘托出建章宫的雄伟气势。

3. “后宫不移，乐不徙悬”

据《三辅黄图》卷三记载，武帝时后宫之盛达于极点，分为八区，即昭阳、飞翔、增成、合欢、兰林、披香、凤凰、鸳鸯等殿。后又增修安处、常宁、茝若、椒风、发越、蕙草等殿。故《西京赋》写道“后宫则昭阳飞翔，增成合欢，兰林披香，凤凰鸳鸯。群窈窕之华丽，嗟内顾之所观。”武帝时“群窈窕之华丽”多达数千人。仅太初四年（前 101），即选燕、赵美女二千余人，填充明光宫。所选皆为二十

①②③⑤ 张衡《西京赋》。

④ 司马相如《长门赋》。

以下、十五以上的妙龄少女，供皇帝临幸。张衡叹曰：“后宫不移，乐不徙悬。门卫供帐，官以物辨。恣意所幸，下辇成燕，穷年忘归，犹弗能遍，瑰异日新，殚所未见。”是说皇帝无论临幸何处，都有众多的妃嫔、百官、庖人供其所需，因而后宫不须移动，乐器不须搬迁，门庭护卫，供具张设，都有专职官员备办。所以皇帝尽管恣意临幸，下辇即可饮宴。后宫中的瑰丽奇异之物，日日变异更换。都是新奇之物，见所未见。皇帝即使终年不归，也不会把后宫游遍。

汉代后宫等级森严。据《汉书·外戚传》记载，汉初皇帝嫡妻称皇后，妾称夫人。又有美人、良人、八子、七子、长使、少使之号。武帝时又增加了婕妤、姁娥、俗华、充依，且各有爵位。成帝时又加昭仪之号，赵飞燕之妹赵合德即被封为昭仪，所居之殿称做昭仪殿。就官阶俸禄而言，昭仪与丞相相等，婕妤与上卿相等。《西都赋》重点突出“昭阳特盛，隆乎孝成”，着意铺写了昭阳宫中陈设的华丽，归结到“后宫之号，十有四位。窈窕繁华，更盛迭贵。处乎斯列者，盖以千数”。

4. “前唐中而后太液”

汉都长安高大雄伟的宫殿群中，点缀着水光潋潋的人工湖泊。《西都赋》所称的“唐中”和“太液”，就是建章宫附近的人工湖。

据清人毕沅《关中胜迹图志·汉建章宫图》所绘，唐中池在建章宫城外西南隅，太液池之南。而《三辅黄图》卷四云：“太液池，在长安故城西，建章宫北，未央宫西南。”其水来自长安西南方向昆明池引来的一支人工渠水。据《雍录》卷九，此渠水先注入揭水陂，“自南而北，径趋建章宫，先为唐中池，周回十里，已而从东宫转北，则太液池”。再从太液池北出，经孟家寨入渭。对其水量，《西都赋》称“览沧海之汤汤”，“扬波涛于碣石，激神岳之嵒嵒”。《西京赋》则夸饰道：“前开唐中，弥望广豫。顾临太液，沧池潏沔。”虽不无夸饰之处，但水势之大，则自不待言。

为实现汉家天子尤其是汉武帝长生不老的理想，汉代在太液池中矗立起东海三神山。《西都赋》写到“滥瀛洲与方壶，蓬莱起兮中央”。《西京赋》则渲染了一派浓郁的神山气象：“渐合立于中央，赫眈眈以弘敞。清渊洋洋，神山峨峨，列瀛洲与方丈，夹蓬莱而骈罗”。但模拟三神山，只能给精神以安慰，并无实际的效应；汉武帝便在池中竖起巨大的金铜仙人，高举仙掌以承接天上的露水，经常饮用，以求长生久视，羽化登仙。《西京赋》即写到“立修茎之仙掌，承云表之清露。屑琼蕊以朝飧，必性命之可度”。对此，《西都赋》之“实列仙之攸馆，非吾人之所宁”，已有讽喻之意，《西京赋》则嘲笑说：“若历世而长存，何遽营乎陵墓？”既然相信长生不老，为何又急于修建那么高大的陵墓？